

与孩儿同读万卷书的长征之路从此起步

□ 张莉

不论是互联网+亦或+互联网的模式，碎片化的信息已然充斥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，浮躁的音符撩动着每个人兴奋的神经，网络化的便捷俘获众生，这世界日新月异，斗转星移。真担心这些改变了我们的生活，更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灵魂。

应酬交际，觥筹交错，静夜孤灯评读诗书略显奢侈。然而“理解现代，恪守传统”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信条，无法改变。

我喜欢阅读，这种喜好源于儿时。儿时最大梦想是长大后当个图书管理员，因为每天都有看不完的书……儿时的梦想纯真，不带有任何色彩的纯粹！虽未梦想成真，但海量阅读让我理解并感受到了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的那份从容与淡定！

或许是物质生活的富足淡化了对精神食粮的追求，我很担心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孩子会迷失自己，总会不自觉地带上孩子流连于各大书店、图书馆。在孩子成长过程中，一直希望能陪伴她“读万卷书，

行万里路”，然行万里路远比读万卷书来的容易。孩子对行路的兴趣远高于读书，自孩子记事开始，已带着她远游天南海北，世界各地。

一日，望着书城里满眼图书不禁自语：“家里有这么多书该多好呀。”不料孩子一旁接茬：“家里有两样东西永不嫌多——书和钱。”我一脸愕然，真是雅到极致俗到极点。孩子的思想更加物质与现实，与我那个年代不可同日而语，失望之余些许欣慰，孩子总归还是喜欢书的……

世间最美不过“你已长大，我并未老”。虽已不惑，仍能与孩儿同读经典，徜徉书海是怎样的一种幸福。很庆幸孩儿选择了这样的一所重视阅读的中学——合肥十中。那一日第一时间关注了学校的“阅读工作室”，又带着几分欣喜加入了“家长同读”群。

“良书即益友，今明永如斯”。今夜打开《长征》扉页，我与孩儿同读万卷书的长征之路也从此起步……

屋檐下的火种

□ 邱素敏

覆盖着青瓦的屋檐下，几只雏燕在巢里，喳喳喳喳，张着小嘴昂着头。树下忙碌的母亲见了，从屋里抓一把谷子撒地上，“咕咕咕”，小院的一天拉开帷幕。

白居易有诗“鸟鸣庭树上，日照屋檐时。”屋檐总是和亲人，燕子，联系在一起，构成关于家的点滴记忆。在我，眼前晃动的却是屋檐下的红辣椒。

据说，辣椒是明代从美洲传入，对气温要求严格，因而当时北方农村就相当珍贵；起高垄，围篱笆，扎蒺藜，终于收到家里，一个个用细绳串了，挂在屋檐下，美其名曰：火椒。

每年母亲都会在后院种几垄辣椒，村老中医说辣椒可祛我的胃寒，母亲就记下了，再难都要给我留几垄地。秋后的阳光渐渐柔软，辣椒腰硬脸红，母亲就开始忙碌：拽下，洗净，暴晒，剁碎，和韭花混在一起，制辣酱。

腌制的韭花酱是个宝。微辣，醇厚，有种欲说还休的味道。晒干的辣椒，只需两三个呛锅，再平庸的菜也立马火色火香起来。贫困岁月，每家女人，无不把它看成是厨房的火种。

因为辣椒，村里闹出过几次风波。

我的五嫂，一个大大咧咧的女人，有年冬因儿子拒绝老吃水煮白菜，就借夜色去邻家摸辣椒，第一次

拽了三个，第二次拽了六个，第三次被早有准备的主人逮了个正着。这事很快在村庄传开，五嫂成了“手脚不干净”的坏典型。庄户人家一辈子要的是面子，五哥说什么也不肯让她回家，一对曾经恩爱的夫妻，就这样分道扬镳。

被辣椒伤害的，还有我一个同学。

那女孩住在一个深沟里，花盆里站满了朝天椒。每天她的早餐都是两个辣椒水煮蛋，带到学校来，躲在角落，一小口一小口咬。同学们羡慕又嫉妒，调侃她萎黄的脸，稀疏的白发，真真白瞎了那么多鸡蛋。多年后才知，辣椒水煮蛋，是个游医高价卖给她母亲的“祖传秘方”，声称专治她的白血病。

那年秋天，朝天椒如火似霞，却没留住同学14岁的生命。

这几年，年事已高的母亲把土地流转，却一直没忘记为她的女儿准备辣椒。她会在别人家割倒的辣椒棵上，四处翻捡。偶有被遗落的大个或刚成型的小不点，扑上去用指甲紧紧撮住，小心拽下。80多岁的人，手指僵硬，但依然保持勤劳节约：年年做辣酱，一次次俯下身，给我们捡来生活的丰盛。

“丽质生身菜圃中，少时葱绿老来红。倾情不怕千万碎，佐料尤调百味丰。”火红红的辣椒，舞动着火火的生日。

□ 赵自力

八月等秋天

一到夏天，特别是进入三伏后，总巴望着能早点凉快起来。

小时候，伏天里爷爷看着满头大汗的我们，总告诉我们莫急。他常常说：“热天不热，五谷不结。”意思是该热的时候就要热，熬过去了就好了，庄稼就有好收成。于是，在暑气蒸腾的酷夏，我们一边抱怨，又一边期待着秋天的到来。

七月里，小暑大暑暑相连，连打哈欠都带着热气。大汗淋漓的七月过后，虽然依旧炎热，但看到大暑身后立秋羞涩的模样，心里顿时凉快了许多。秋天一到，早晚凉快了许多，给炎热的天气降降温了。所以，秋风无疑是吸引人的。冒了一夏的汗，似乎一夜之间就能被风吹干，那种透心的凉，浸润着充满果香味的每一天。

秋天到后，原本能捏出水来的空气，渐渐变得干燥起来，空气里开始弥漫着各种好闻的香味。屋后山上的杨桃成熟了，大大小小地挂在藤蔓上，惊喜着孩子们的眼睛，一次可以摘一大竹篮。乐颠颠地扛回家，给各家送点，也送去了许多快乐。村里有几棵老枣树，每年都是硕果累累，总把老枝丫压得弯弯的。“七月十五枣儿红衫，八月十五枣儿落杆”，

秋天一到，一阵风就能吹下许多枣儿来。不待秋风来，乡亲们爬树的爬树，打枣的打枣，把秋天打得热热闹闹的。吃了杨桃和甜枣，再往后啊，日子一天比一天甜，山楂和板栗等等都排着队来，抢着让人们一饱口福。

秋天自然是忙碌的。地里的花生成熟了，等着农人们扯；田里的稻谷弯了腰，等着镰刀去割；还有玉米、向日葵、高粱等等，都熟成好看的样子。于是，沉寂大半年的打谷场开始热闹起来，稻草垛码得像小山似的。路上的板车一辆接一辆，牛也在卖力地拉着秋天。大家都在趁秋雨来临前，把整个秋天搬进家里，好颗粒归仓。接着是晒秋了，晒场上，公路旁，或者自家的院子里，甚至屋顶上，到处晒的是秋天。那或红或黄的收获，东一块西一块地晒着，散发着浓浓的秋天的味道。

秋天还是思念的季节。秋风使人凉，秋月惹人恋，秋雨愁煞人。秋天的思念，被风扯得很长，被月照得很凉，被雨淋得湿漉漉的。于是，在秋天里，人们无论是登高望远，还是举杯邀月，都在寄托无尽的思念。

站在八月里，我在等秋天，也在等着你。

老街巷里槐花香

□ 郭之雨

老街巷顺着清河蜿蜒，像一个捋直的肠子，有点自然弯。站在堤岸上看，墨绿色的树头遮掩住朱瓦白墙，只能看到露着少许的房脊连房脊，当有风顺着河堤滑过来，那些树头像清河水一样，一波推着一波。

街巷，偶尔鸡鸣，偶尔狗吠，挑拨起一捧捧微醺时光。

春将尽，草长莺飞，有一场花事又在赶来的路上，不几日，街巷两侧这些抽枝生叶的老槐树，便会一咕嘟一咕嘟冒出许多花，像甜腻的白衣娃娃，嘟着嘴，肆意美丽着。

这个时候，如果亲自在花树下走一走，体会到的那种感觉是，一块梵高画布，被用热烈原色涂抹着对生命的热爱。二里多的街巷，两侧开满了槐花，高大茂密，而之上又是需仰望才看到的渐次开了密密的花的枝条，早晨的阳光洒落在枝叶的空隙和它们的身上，光影鲜亮。或走或站或仰望，花和花骨朵和翠绿真实，让人惊讶不已，如果目光和阳光牵手，会是一对新鲜的蝶，快乐起舞。

这街巷没有荒凉过，一直渲染着它的生机，如果再挪把椅子在房檐下，万朵阳光覆盖，会让我不由得想到一个人的怀。

是妈妈

不停地做梦。梦里，住着槐花，阵阵香气缭绕，挥之不去。

只是重复一样的场景。年轻的妈妈带着我，举着镰刀，踮着脚尖去够树上的槐花。

白嘟囔囔，白嘟囔囔。满世界的清香，有的，落在我仰起的小脸上……

槐花有很多吃法，可以做槐花丸子，炒槐花茶，槐花包子，槐花饼，尤其晒干的清河水虾兑上新鲜的槐花，再搁上厚厚的猪油。饥饿一下子被填得很满。

槐花不但可以食用，也是一味良药，可以止血凉血，防止毛细血管脆性过大，渗透性过衰引起的高血压，糖尿病等。

童年的小船起航，刚刚驶出驶进五个年头，妈妈病了，但住在老街巷的我，没曾想过不让妈妈吃上槐花。

每每这个季节，老街巷便五彩斑斓，多颜色的人从街头或巷尾或雨后或黄昏迢迢出来，笑容婉转，似乎比清河的鱼要多，还有的挎着相机，眼睛跟着蜜蜂飞。

妈妈这样告诉我，可以用竹竿绑上弯镰，自己学着去捋花，花可以捋，但绝不能毁断树枝，槐树是咱们老街巷的，保护好了，才可以让更多的人年年有槐花吃。

听了妈妈的话，我去捋槐花，但我坐在门口，让弯镰躺在脚边，抬头看着层层叠叠的树头，树头里小小白色的花朵，一串一串的，白色葡萄似的倒挂枝桠上，几个不认识阿姨从身边走过，嘻嘻哈哈，顾盼里，都是风情。当她们再经过我身边时，每人手里拎着袋子，一个胖乎乎阿姨走过去，又转回来，问我：“小朋友，看你脚边有镰刀，是不是想捋槐花？”我点点头，没说话。阿姨说：“我弄得多了，吃不了，匀给你一些吧！”我摇摇头，没说话。阿姨又说：“你住在这，这槐花是你们的，我们来弄你们槐花，本是不应该，这样吧，咱一人一半，你若愿意呢，我过年还来捋槐花，一直到你不让我们来为止。”

这个胖阿姨是市里的，因为老街巷的槐花，因为我笑着答应了阿姨，她就成了老街巷里每年流动的风景。

而我，一直像槐花一样袒露在季节里。枝枝杈杈，尽是您给的柔软。

当然，槐花也落。槐花是一种内敛沉默的花，藏在茂密树叶里，未见全开就落了，一地玉碎。落了的依然嫩黄翠绿，也是没开尽的样子，像欲说还休，像欲爱不能，像情至浓时爱人却抽身而去。

又是槐花飘香时，我学着妈妈，叫着上小学的儿子说：“今天，我们一起去捋槐花。”

槐花香，槐花香了……